

恋爱训练营

蓝鸢星·著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围城。

站在城内，

仰望城外的月光，

很美，

却遥不可及。

城外的月光

上

Chengwai
De Yueguang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城外的月光

Chengwai
de Yueguang

上

蓝鸢星·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外的月光/蓝鸢星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306 - 5545 - 0

I. ①城… II. ①蓝…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151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印张 34 字数 50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全二册)

目录

上部

第一章	另类的相亲	001
第二章	剑拔弩张的父子	012
第三章	暴饮暴食的后果	022
第四章	病房里的暧昧	033
第五章	意外的电话	045
第六章	贺寿团大驾	055
第七章	雷人的姥爷	066
第八章	难以逃离的重逢	079
第九章	疯狂的家宴	090
第十章	转折	100
第十一章	半路杀出个小表妹	112
第十二章	豪华工作服	123
第十三章	只因是兄妹	137
第十四章	婚礼现场	149
第十五章	真相其实难以面对	162

目录

目录

第三十章	天堂还是地狱	349
第三十一章	感情的转变	361
第三十二章	李木鱼的世界	373
第三十三章	莫名其妙的黑锅	386
第三十四章	天平的两端	397
第三十五章	玻璃城堡里的爱情	411
第三十六章	如果可以这样到永远	426
第三十七章	有些笑容比眼泪更悲伤	437
第三十八章	命运的玩笑	447
第三十九章	唯一的选择	461
第四十章	这一次是谁放手	473
第四十一章	在伤痛中学会成长	485
第四十二章	临行前的准备	501
第四十三章	归宿	514
尾声	我们的幸福	528

第一章 另类的相亲

看你这么从容镇定，想来也是相亲老手，那就好办多了。反正我看咱俩也没什么来电的感觉，而且我就想找个普通人过普通日子，你太优秀了，实在不适合。

孟小冬今年二十六岁，是D市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

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后，她在人民教师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四年。这不，两个月前她刚刚被提拔为初三年级的年级主任，父母乐得合不拢嘴。亲戚朋友们常常称赞她年轻有为，她自己对此倒是以平常心处之——老站在讲台上，总得有点为人师表的自觉，她也由此修炼出一些斯斯文文的气质。

年初，孟小冬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贷款买了套两居室的小高层。付完首期，银行存款立马从小康阶层跌入赤贫，不得不每天勒紧裤腰带算计着过。用她自己的话说，这叫西北风中的“欢乐颂”，痛并满足着。

自小到大，她都是个让父母省心的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小学中学大学工作，一路顺风顺水的，没遭遇过什么大风浪。当然，闹心的事也有。二十六岁的女同志，个人问题走到哪儿都是被关心的焦点。可惜，皇帝不急，太监跳脚也没用。她没事人似的天天高唱《单身情歌》，哪管父母朋友愁得夜夜难眠啊。

照理说，学校这种地方，年轻的男老师也挺扎堆儿，条件好的不在少数。无奈，孟小冬本人坚定不移地秉承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对身边的丛丛绿草视而不见。交情好者，均以哥们儿处之。

当父母的能不着急嘛！这不，动员七大姑八大姨齐上阵，说媒搭线儿的，一出又一出。

小冬是个孝顺孩子，轻易不拂逆长辈心意。于是，相亲宴一顿不落地参加，表

现得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加之长得清秀，几番下来，也引得不少大龄男青年春心萌动。约会吃饭看电影轧马路，接着，分道扬镳，挥挥手，潇洒得不带走一丝儿留恋。分手感言也几乎如出一辙：小冬，跟你在一块儿，压根儿找不到恋爱的心跳。

对此，她表示极大的理解，毫不在意地表示：分手了，我们还是朋友。

就这样，她的朋友越来越多，社交圈子越来越广，唯一不变的，是迄今为止，仍然形单影只。《单身情歌》成了其每次K歌的必唱曲目，用朋友的话说：孟小冬在唱这首歌时，眼角眉梢飘着的，是阴谋得逞的得意洋洋。对此，她不置可否。

其实跟孟小冬关系要好的高中同学，约摸都能猜到她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肯正经找个人好好谈场恋爱。

林西北，同学聚会时大家都默契地避过不提的名字，是她心底的一道伤。

那时候，没有人想到孟小冬大学毕业后竟然会“混进”人民教师的队伍。那个性格张扬泼辣的女孩儿，那个对文字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的女孩儿，不应该甘于这种默默无闻的平淡。对此，她的回答永远一成不变：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的真滋味。

七月的正午烈日当头，晒得人直发晕。

孟小冬窝在公寓里，惬意地吹着冷气上网。当教师的能享受每年的寒暑假，别提多滋润了——准备准备教案，跟朋友逛逛街，打打球，喝喝酒，聊聊天，小日子过得很是惬意。

当然，日子这么空闲，相亲宴自是免不了。这不，晚上要去跟三姨的儿子的同学的表哥见面。

电话里，三姨兴致勃勃地跟孟小冬介绍这次的相亲对象，滔滔不绝地说了大半个小时，总而言之一句话：条件超凡脱俗，绝对是白马王子！

孟小冬挑挑眉，心里偷笑。要是真有这条件，还用满世界地相亲找对象？屁股后面随便一拨拉都得上来一个加强排。

当然，想归想，嘴上肯定不能说。费了约摸两分钟的唇舌，哄得三姨心满意足后，揉揉发热的耳朵，她如释重负般放下了电话。

李木鱼，这名儿真有性格。

格调优雅的西餐厅里，孟小冬临窗而坐，看看表，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五分钟。

她很守时，所以最讨厌约会时任何理由的迟到，希望李木鱼同志不要犯此大忌。但是，估计够呛。分针又挪了挪，还有两分钟。

还有一分钟——她已经基本将此人飞出局。

“在他眼里，只要是我说的，一概是错的——叛逆期，同性相斥。”李木鱼笑笑，眼角弯弯，神色间颇为无奈。

孟小冬手支下巴，暗自盘算着要不要牺牲吃喝玩乐的幸福生活去赚这笔外快。

其实，只要她想，这种赚外快的机会多得是。要不是房贷重压加身，享乐至上的她是断然不会考虑这种问题的。

“报酬怎么算？”

“开学前一个半月的时间，每天八小时，一小时一百。”

这个价码几乎让孟小冬的“成交”脱口而出，但紧要关头，理智尚存，“周末有没有休息？”

“没有。”

“嗯？你是请保姆还是请家教？”

“兼而有之。”

“你们学校也放假，你天天在家？”

“我很忙，你不必担心会天天碰到我。”

“这样啊，让我想想。”其实孟小冬心里早已乐翻了天。每天八小时跟坐班没区别，大不了牺牲点玩乐时间，一下子大半年的供房款就出来了。要是不答应，实在天地难容。

“行，就这么定了！找个时间把合同签了，口头承诺我不干。还有，钱要一周结算一次。”

“没问题。”李木鱼倒是个爽快人，在孟小冬看来，这厮纯粹是有钱没地儿花了，砸这么多钱给儿子请个暑期保姆。要不是看在他是三姨的儿子的同学的表哥，也算知点根底的份儿上，她可不敢这么轻易地就应下。天上从不会掉馅儿饼，这个道理，她很早就懂。

一场普通的相亲宴戏剧性收场。

李木鱼跟孟小冬说了家里的地址，让她明天一早过去把合同签了，直接开始上班。孟小冬本来还想讨价还价，晚两天把手头的教案准备完，谁知李木鱼这厮接着说了句：“如果明天开始上班，我预付你一个月的工资。”

结果呢？

还用说！

在地铁上挤出一身汗，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喝口水，三姨的电话就打了进来，直入主题。“小冬啊，跟李木鱼见过了吧，感觉怎么样？”

在朋友眼里，孟小冬是个很随和很好相处的人。跟谁在一块儿也能说上话，求她办什么事，肯定赴汤蹈火，特仗义。

唯独一件事——熟悉她的人都知道——那就是谁也别跟她谈感情，她肯定两三句话之内就找机会开溜，任谁也拿她没辙。

齐薇是孟小冬最贴心的姐妹。大学时，齐薇是孟小冬的学姐。

孟小冬入学那年，新生超编，宿舍不够，于是有几个班的女生被打散编制插到了老生宿舍。

孟小冬恰好被分到齐薇的宿舍。

刚开始，两人的交情普普通通。孟小冬觉得齐薇的世界离她太遥远，总抬着头看人太累。新生报社团，她进了文学社，结果社长竟是齐薇，这不得不让她觉得意外。在她看来，齐薇应该是那种闲暇时间打扮得光鲜照人，挽着男友出入高档餐厅和名牌百货的人。搞文学，得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这些好像跟齐薇不搭调。当然，事后孟小冬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共事三年，两人不但成了朋友，还是那种很好很好的闺中密友。

齐薇对孟小冬的评价颇一针见血：冬子，别觉得自己特潇洒。老这么憋屈着，更年期最起码提早二十年。林西北早就结婚了，你还准备为他守活寡啊？傻不傻啊！

在孟小冬面前，也就齐薇能直言不讳地提起那个名字。

孟小冬其实挺羡慕齐薇的，活得潇洒，真的潇洒。喜欢一个人，就放手去追，追得轰轰烈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让说三道四的人统统去死。

当然，羡慕归羡慕，孟小冬也知道这种潇洒学不来。在背后支撑这种潇洒的，是显赫的家世、傲人的美貌和出众的能力。

这三点，缺一不可。这三点，很少有人能兼备。而齐薇就是这种三合一型选手，能跟她成为挚友，孟小冬至今仍觉不可思议。

睡到半夜，孟小冬做了个梦，梦见林西北离婚了。清早起床的时候，梦里的内容还历历在目。

站在洗手间里，孟小冬边刷牙边对着镜子鄙视自己。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难道她潜意识里竟有这种想法？

其实很多事，忘不了的只是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林西北的脸，她已经有点记不清了。

七点五十分，小冬准时出了门。

今天的交通线路出奇地顺畅，抵达目的地时，才八点半。

齐景苑。

孟小冬打量着这片儿位于市中心的高档公寓群，心里暗自感叹，什么时候能买得起这儿的公寓，她的人生也就圆满了。

年初买房时，对楼市行情了解得不少。出于好奇，孟小冬也打听过像齐景苑这种档次的公寓每平的大约售价——买不起，留个念想也好。事实总是残酷的，售楼小姐嘴里吐出的数字经过她脑海中快速精密的换算，让她很遗憾地发现，存折上苦苦积攒了四年的血汗钱，竟连公寓的厕所都买不起！

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看着门口进进出出的车，一辆比一辆拉风，而她只认识其中最朴素的两款——奔驰和宝马。

站在楼前磨蹭了会儿，看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坐电梯上去刚刚好。转身正要走，身后忽然响起一阵刺耳的引擎声。

孟小冬皱皱眉，顺着声音向地下车库的方向望去，一辆不知名的红色跑车呼啸而过。

真嚣张！甩甩头，孟小冬拎着包走进一楼大厅。

几部电梯都在升降中，从地下二层上来的那部大概能最快到。

叮咚——

电梯门缓缓滑开，里面有人。

孟小冬走进去，正要按键，却发现十八层已经被人按下了，亮着灯。

她站在角落里，通过锃亮的金属门打量着映在上面的人影。站在她身侧的，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儿。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他耳朵上那一长溜儿的耳钉和满头可爱的卷毛儿。

对于那溜儿耳钉，孟小冬发自内心地反感——好好的男人把耳朵凿得乱七八糟，不阴不阳的，也不知到底图个啥……

“看够了没？”傲慢的声音毫无征兆地钻进孟小冬耳朵，不知怎的，她脑海里突然蹦出刚才那辆嚣张的红色跑车。

“我直视前方，只能看到那个方向。”虽被戳破心中所想，孟小冬依然镇定自若地反驳。

男孩儿冷哼了一声，没再说话。

孟小冬心中不忿，索性偏过头直接盯着他瞧。

“李默，我劝你最好立刻给我把门打开。等我拿了钥匙，你自己知道后果。”李木鱼倚在门框上，声音不高，空气中却飘起了几丝火药味。孟小冬暗自摇头，心里犯嘀咕，总觉得这活儿接得有点草率。

刷的一声，卧室门被人从里面狠狠拉开，孟小冬下意识地回头看……

“李默！你给我滚进去把衣服穿好！”

当的一声，只惊鸿一瞥间，门便被大力带上。接着，卧室里传出一嗓子高过一嗓子的争吵。

“你干吗又弄个女人回家！”

“这是你的新家教。”

“我功课还没烂到需要你不断请家教的地步！”

“是为了教你做人。”

“你！我要是做人有问题，也纯粹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

“不要胡搅蛮缠。”

“我的事不用你管！闪开，我今天约了同学去烧烤！”

“不行。”

“我凭什么听你的？”

“我是你爸。”

“不是原装的！我爸早死了！”

……

孟小冬觉得这话实在是过了，果然，李木鱼半天没动静，几分钟后，沉着脸从卧室里摔门而出。

走进客厅，看见孟小冬，他神色间有些尴尬。倒是孟小冬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放下杯子笑问：“合同呢？签了我才能开始上班。记得你答应的，预付一月工资。”

合同做得很专业，孟小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于是大笔一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伸手接过李木鱼递来的支票，数目跟她昨晚在家计算过的吻合，这事就算是敲定了。

“李默在里面洗澡，十点钟他的钢琴课老师会过来，到时候你盯着他好好练琴。我马上要出去，下午四点回来。在你下班前，我们可以交流一下你今天的工作心得。还有什么问题吗？”有条不紊地交代完，李木鱼靠在沙发上望着孟小冬，眉眼间余怒未消。

“这个，能不能很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孟小冬刻意压低了声音，“你跟李默

第二章 剑拔弩张的父子

孟小冬知道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不可能脱离现实，守着一份早已逝去，甚至可以说从未得到过的爱过一辈子，她没有这个资本。

分针龟爬似的挪动，二十分钟过去了，李默的卧室依然房门紧闭。

孟小冬坐在客厅里竖着耳朵听了半天，李默好像在打电话，声音很小，听不真切。

孟小冬想了想，掏出手机，准备趁这会儿给齐薇回个电话，分享一下她革命成功的喜悦。

“哪儿溜达去了？才想起给我回电话！”刚接通，齐薇的声音就噼里啪啦地砸进孟小冬耳中。

“别激动别激动，我在上班。”孟小冬压低嗓音，起身走到客厅的落地窗边——这里离卧室最远。

“我做 Spa 呢。晚上乖乖在家等着我，姐姐现身说法给你上一课，让你也近距离欣赏一下恋爱中的女人是什么样儿的。”

“搞定了？他终于被你的痴心不改外加死缠烂打降服了？”

“那是。替姐高兴不？”

“高兴高兴。你好好约会，等我下班回家，咱再详谈。”

“上班？你过糊涂了吧？学校不正放假呢嘛？”

“生活所迫，房贷压身，赚点儿外快贴补家用啊！”

“你得了吧！不跟你啰唆了，晚上见！”

说完，齐薇干脆利索地挂断了电话。

小冬突然特想笑。好歹也当了四年老师，竟然为了心里那点莫名其妙的正义感，跟一个孩子玩上了激将法。

“你以为我不敢？”李默作势要去拿桌角的电话，孟小冬没拦他，而是面带微笑，不疾不徐地道：“冲动是魔鬼。一般我脑门儿充血的时候，就会在心里默念这句话。送给你，共勉。”

这倒不是说教，她就曾因为冲动，干下过一件让自己悔不当初的蠢事，至今仍是心底抹不去的污点。从那以后，这句话就成了她时时默念的警示铭。

李默听完，有点发愣，半天没说话，收回手低头盯着腕表出神。

孟小冬端起桌上的水，一口一口地喝着。两人就这么僵在客厅里，直到门铃声响起。

孟小冬看看表，还差几分钟十点，应该是李木鱼说的那个钢琴老师到了。

李默皱皱眉，满脸不爽地起身去开门。

“李默，你在家呢？”

“废话。”

孟小冬哭笑不得地听着门口传来的对话。

“那是你家新请的保姆？”

“要你管。”

“你小爸今天不在家？”

“你是来教我弹钢琴的，不是教他。”

说话间，两人已经走进了客厅。

孟小冬站起身，冲李默身边的年轻女孩儿礼貌地笑了笑，“你好，我叫孟小冬，是李默的暑期家教。”

“哦，不好意思。”年轻女孩儿脸色有些不自然，“我叫张琳娜，艺大三年级，李默的钢琴老师。”

“真啰唆，小爸是不是非要把家里弄成女儿国才甘心！”

三个人杵在客厅里，气氛非同一般的尴尬。

孟小冬暗叹，李木鱼就算觉得李默缺乏母爱，也没必要折腾这么多女家教来陪他。这个年龄的小孩儿往往都觉得自己成熟得很，年纪不大，却都有点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心理，弄这么一帮大龄女青年跟幼儿园阿姨似的哄着他玩儿，实在是不智之举。尤其眼前这位清丽可人的女大学生，心里那点儿动机，看在李默眼里，不抵触才怪。真不知李木鱼这厮到底怎么想的，就算半路出家当爹没经验，四年了，这

磨合期也该过了。

“张琳娜，我小爸要到晚上才回来，你可以不用等了，哪儿凉快哪儿玩去吧。”李默倚在钢琴边，掀开盖子，漫不经心地扫过黑白交错的琴键，脸上满是厌恶。

张琳娜被他这么一说，脸色更不自然了，漂亮的杏眼里掩着几抹羞怒，强自克制着，缓缓地道：“上周我布置给你的曲子练得怎么样了？弹给我听听。”

“没空，没练。”李默啪地扣上琴盖，挑衅似的盯着她。

“没关系，你尽管弹，让我看看你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张琳娜走到钢琴边，把手里的一沓曲谱递给他。

李默看了两秒，接过去随手丢在地上，“我约了同学。你们要是不愿意走，大可以留在这里等我小爸回来！”说完，直奔门口，极快地换好鞋，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这摔门的动作，倒是跟李木鱼如出一辙。

孟小冬下意识瞥了一眼客厅茶几上的钥匙和手机。这两样东西都落在家里，估计钱包就更不用想了。

小孩儿就是小孩儿，走得倒是挺潇洒，可浑身上下一个子儿也找不着的时候，就该想起他爹的好来了。

张琳娜弯腰捡起曲谱，一张张顺好，整齐地放在钢琴边。

在李木鱼家的客厅里，两个不属于这个家的女人尴尬对视，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约摸一分钟后，孟小冬收拾起自己的东西，顺便抄过李默的钥匙和手机，匆匆跟张琳娜道别，独自离去。

李默刚走没多久，应该还追得上。

等啊等，几部电梯上上下下，迟迟没有一部升到十八层。

孟小冬怕李默走远了追不到，索性转身跑进了楼梯间。

三寸的高跟鞋嗵嗵地撞击楼梯，气喘吁吁中，她抬头一看墙上的楼标——十二。

半天才下了六层！

放缓步子，她边下楼边自我反省。

最近放假实在太过放纵，生活乱了步调，除了周末去健身俱乐部打打羽毛球外，几乎没怎么运动。捏捏腰上的肉，很松软，手感不错，再这么下去，很有成为游泳圈的潜力。

一米六八的身高，五十千克的体重，不算胖。她生就一副小骨架，很藏肉，无

形中麻痹了对身材的关注，不能及时地将肥肉扼杀于萌芽中。

其实她并不很介意胖瘦问题，刻意维持身材，不过是为了减少置装经费。最近裤腰已渐紧，再这么下去还了得！物价飞涨，普普通通的一条裤子也要上百，稍微有点牌儿的都得几百。要是把钱浪费在这上头，日子可就没法儿过了。

每每想起这些恼人的生活压力，孟小冬的心底就会升起深深的自嘲。其实自己条件也不差，找个正经男人好好结婚过日子不难。两个人一起经营生活，肯定比一个人咬牙苦撑轻松得多。

恋爱的感觉，究竟是怎样的呢？她很认真地思索这个问题。男人与女人的区别，是性与爱的区别。男人可以为了性谈爱情，女人却不行。女人的性，只为爱而生。男人和女人上床，有人为了性有人为了爱，缠绵悱恻过后，爱的更加爱，不爱的却依然不爱，一切毫无改变。

孟小冬知道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不可能脱离现实，守着一份早已逝去，甚至可以说从未得到过的爱过一辈子，她没有这个资本。晚上好好跟齐薇聊聊，看看能不能从恋爱中的女人身上沾点儿喜气，找找感觉。

其实她知道，跨不过去的，不过是心中的那道坎儿，那道害人害己、追悔莫及的坎儿。

不知不觉中，拐进一楼大厅。

收拾起心思，抹去额头的汗珠儿，孟小冬匆匆跑出去。

远远地，公寓区大门前，一道几欲消失不见的小小身影，可不正是李默。

幸好时间来得及，这小子还没跑出革命的包围圈。

小冬拎着包，顾不上斯文，迈开步子就向他追去。

“李默，你等等，慢点走！”眼看李默就要拐出大门了，孟小冬不得不在他身后扯着嗓子大喊。

擦身而过的车里，不时透出惊讶的目光，李默好像听见了，顿住脚转身回望，看到孟小冬，稍稍愣了下，没理会，手插裤兜里自顾自地继续往前走。

“李默，你的钥匙和手机！”孟小冬上气不接下气地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

李默闻言，再次顿住脚步，回头盯着她，眉眼间微带不解，“你专门给我送这些？”

“否则呢？我找你还能干吗？”孟小冬叉腰站在原地，拍拍胸口，总算把气儿喘匀了。抬起头，才发现李默年纪虽小个子却不矮，比踩着高跟鞋的她还要高出几厘米。她把手里的钥匙和手机递给他，语中带笑地问，“钱包也没带吧？”

李默别扭地侧过头，白皙的皮肤映着阳光，微微泛起粉红，“张琳娜呢，还在我家？”

孟小冬耸耸肩，“大概吧，我不知道。还有，出门要带钱跟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一样，是生活常识。带好钱，带好手机，带好钥匙，你在外面逍遥够了，才能潇洒地自力更生地回家。”

“你真啰唆。”李默故作冷酷地瞪着孟小冬，声音里还没褪尽稚嫩和青涩。

“行了，我先走了，祝你今天玩儿得开心。”孟小冬顺手揉揉他的脑袋。

简简单单的动作，却让李默一下变了脸，“不要碰我！”

这激烈的反应把她弄得有点蒙，“怎么了？”

李默没说话，转身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大门，很快消失不见。

孟小冬百思不得其解，无奈地摇头苦笑。

在她眼里，李默就是个孩子，跟她学生年纪相仿的孩子。她想不通这个普普通通的动作怎么会引起他这么大的反感。揉脑袋是对小孩儿的一种安抚，小时候自己就最喜欢被老妈揉着脑袋说：小冬啊，今天真乖。

真是出师不利！

回到家，孟小冬从包里掏出支票，恋恋不舍地打量着上面诱人的数字。

钱啊钱，看来要打水漂儿了。大半年的供房款就这么硬生生地从眼前飞走了，能不郁闷嘛！能不痛心嘛！

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她通常会选择化悲愤为饭量，去暴饮暴食一顿。那是非常有效的发泄，但现在局面不同了，钱得一分一分算计着花，实在没闲钱去大吃大喝。

想到这儿，心情直直跌入谷底。

可悲的房奴！孟小冬心中暗骂自己，第N次后悔当初买房的决定。

当时爸妈都劝过她，说没结婚的女孩儿跟父母住在一起很正常，干吗非要贷款过日子。但当时她对买房后的独身生活憧憬得不得了，心里美得什么都听不进去。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报应啊报应！

在客厅里呆坐一阵，郁闷的心情毫无缓解，眼皮倒是越来越沉。于是，孟小冬决定睡个午觉，最好睡到山无棱天地合，那就什么都不用想了。

结果，这一觉果然睡得很有质量，若不是被一通电话吵醒，说不定她还真能睡到地老天荒。

“喂，哪位？”孟小冬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咕哝。

“孟小冬？”